# 四庫全書

史部

#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二十五

宋 李燾 撰

神宗

熙寧四年秋七月乙酉彰化軍留後安定郡王從式為保康節度使從式遷節度使本傳乃闕之舊紀書此新紀不書

丙戌禮院言明堂祀昊天上帝英宗皇帝配坐及五方帝皇帝親獻五人帝五官神位差官分獻詔恭依　兵

部郎中天章閣待制知秦州韓縝落職分司西京初指
使三班奉職傅勍夜被酒誤隨縝入宅縝令軍校以鐵
裹頭杖杖勍脊百餘致死勍妻持血衣撾登聞鼓上訴
詔劾之大理寺當縝罪加役流該德音降徒三年公罪
應追官勒停故有是責賜勍家絹百疋御史知雜鄧綰
言縝凶恣專殺逞其殘暴而監司不覺舉走馬不即聞
乞并責之於是走馬承受西頭供奉官劉用賓坐匿勍
妻訴牒降一官内臣劉希奭坐不以實奏贖銅十斤劉摯

言王韶為縝聲冤或刪取附此縝十月甲子判銓林希云云今附注此舊紀書韓縝杖部吏死落天章閣待制分司西京新紀不書

降環慶路鈐轄文思副使郭忠嗣一官從永興軍都監坐慶州軍叛忠嗣遣人送家屬往彭原縣虛散首功帖子朝廷以忠嗣討賊有勞又嘗經德音故止降徙而已

戊子層檀國入貢始通也其王名亞美羅亞眉蘭國城距南海二萬里便風晝夜行百有六十許日經勿巡古林三佛齊乃至廣州傳國五百年十世矣春冬暖貴人

以好越布纏頭服花錦白疊布乘象馬官有月奉其法輕罪杖重者死土產稻麥胡羊山羊沙牛水牛駞馬魚犀象薰陸木香血竭沒藥硼砂阿魏蘇合油真珠玻璃蔔萄千年棗蜜沙華三酒交易用錢三分其齊金銅相半而銀加一分禁私鑄人語如大食國此據神宗正史一百十八卷增入新紀於年末書層檀入貢舊紀不書

秘書丞章惇檢正中書戶房公事王安石言惇相度渝州夷事多與轉運司不同可見其不肯詭隨宜擢用上令與外任差遣安石乞用為檢

正從之馮京欲須惇到取旨上曰便與之不須惇到也
尋又加集賢校理加集校乃此月十五日今并書　檢正中書五房公
事同判司農寺曾布言臣伏見言事官屢以近日所議
差役新法不便論議紛紜上煩聖聽臣承司農之乏而
又備官屬於中書凡御史之言臣所預見考其所陳皆
失利害之實非今日所以更張之意雖陛下睿智聰明
洞照其說然流聞四方使任事者選懦觀望不敢營職
而懷貳沮善之人將因此洶洶轉相倡和以疑天下之

人矣在臣之職固不敢畏避彊禦俛默而不言也竊以朝廷議更差役之法志於便民故雖遣使四方詢訪利害而曠月彌年未有成法可以施之天下者以謂民事之重經畫之際不敢不謹也惟畿甸之事至近而易講而所遣之官其論說措置利害明白多可行者及其成書則付之司農使共開封府提點司集議已又牓之諸縣凡民所未便皆得自陳此可謂詳且盡矣臣觀言者之言皆臣所未喻豈蔽於理而未之思乎抑其中有所

徇而其言不能無偏乎臣請一二陳之畿内上等人户盡罷昔日衙前之役故今之所輸錢其費十減四五中等人户舊充弓手手力承符户長之類今使上等及坊郭寺觀單丁官户皆出錢以助之故其費十減六七下等人户盡除前日冗役而專充壯丁且不輸一錢故其費十減八九言者則或以謂朝廷受聚斂之謗或以謂凌虐赤子此臣所未喻也田里之人困於徭役使子弟習於游惰羅於刑罰至於追呼勞擾賄賂誅求無有紀

極令輸錢免役使之安生樂業通略云不知有前日之患乃所以勸其趨南畆也言者則以謂起庸錢則人無悅為農者小則去為客户商賈大則去為盜賊此臣所未喻也上户所減之費少中下户所減之費多言者則以謂上户以為幸下户以為不幸此臣所未喻也天下州縣户口多少徭役踈數所在各異雖一鄉村差役輕重亦有不同者然昔日第一等則槩充中等之役雖貧富相遼不能易也今量其物力使等第輸錢逐等之中又別為三等

或五等其為均平齊一無以過此言者則以謂斂錢用等則非法所能齊所在各自為法二三紛錯無所總統此臣所未喻也昔之簿書等第不均不足憑用故欲分命使者察諸縣使加刋正庶品量升降皆得其平言者則以謂舊等不可信令之品量何以得其無失如此則是天下之政無可為者此臣所未喻也提舉司昨以諸縣等第不實故首立品量升降之法方司農開封集議之時益不知已嘗增減舊數然編勑三年一造簿書所

以升降等第今之品量增減亦未為過又況方曉示人户事有未便皆與改正則今之增減亦未施行言者則以謂品量立等者蓋欲多斂雇錢升補上等以足配錢之數至於祥符等縣以上等人户數多減充下等乃獨掩而不言此臣所未喻也凡州縣之役無不可募人之理今投名衙前半天下未嘗不主管倉庫場務綱運官物而承符手力之類舊法皆許雇人行之久矣惟耆長壯丁以今所措置最為輕役故但輪差鄉户不復募人

言者則以謂專副雇人則失陷官物耆長雇人則盜賊難止又以謂近邊姦細之人應募則焚燒倉庫或把守城門此臣所未喻也役錢之輸見錢與納斛斗皆取民便為法如此亦已周矣言者則以為納見錢則絲綿粟麥必賤以物代錢則有退揀乞索之害如此則當如何而可此臣所未喻也昔之徭役皆百姓所為雖凶荒饑饉未嘗罷役今役錢必欲稍有羨餘迺所以備凶年為朝廷推恩蠲減之計其餘又專以興田利增吏禄言者

則以謂助錢非如賦稅有倚閣減放之期臣不知衙前弓手手力承符之類亦嘗倚閣減放否此臣所未喻也朝廷詔令與司農奏請未嘗不戒天下官吏以躬親詢訪田里之人務使人户今日輸錢輕於昔時應役則為良法固無毫髮掊斂之意如兩浙一路户二百四十餘萬率錢七十萬緡而已畿内十六萬而率錢亦十六萬緡是兩浙所輸蓋半於畿内言者則以謂吏緣法意廣收大計然畿内募役之餘亦無幾矣兩浙欲以羨餘徼

幸司農欲以出剩為功此臣所未喻也賈蕃為縣令固當奉行條詔差役之事有未便於民法許其自陳乃不肯受使趨京師誼譁詞訴其意必有謂也誠令無所用心亦可謂不職矣蕃之不職不法其狀甚衆如團定保甲作差官體量一縣之中所行皆不如當時之法又有篤疾貧民應對無禮既違法使之贖銅又非理拷掠枷錮其子四日而死至於借貸官錢沽買村酒殘民犯法誰敢爾者提點司見其有顯過因往治之而又庫錢數

少酒課額虧鈎考其由皆得其狀廼編敕所謂因事彰露或雖已去官法所當劾者言者則或以謂二府所選必非不才或以謂蕃雖有贓私乞一切不問此臣尤所未喻也大約御史之言葢多此類如蕃之不恤民不畏法可謂明矣廼以謂趙子幾務力行司農之政不復顧陛下之法與陛下之民夫司農之政乃陛下之政司農與子幾職當奉行而已使子幾能力行陛下之政豈不善哉乃欲捨蕃而治子幾此尤可怪也至於差役之法

昨看詳奏請出牓施行皆開封府與司農被旨集議此天下所知借使法有未善而言者深論司農未嘗以一言及開封又以謂司農自知所行於理未安若闗與京尹或致爭執有礙施行所以公然不顧不報開封府夫所行之法乃京尹韓維等之所共議借使未嘗共議令所出牓凡於民未便聽經所屬官司開封府乃所屬官司可以受其辭訴而不可以爭執乎開封府於民事何所不預民有所訴斥而不受此乃御史之所當言而言

未嘗及也自非內懷邪詖之情有所向背則不當至此（曾布集乃削此以上四十八字）若此之類皆有文可考有迹可求而誕謾欺罔曾不畏忌況於是非晻昧難明之際哉陛下方有大有為之心固將舉直錯諸枉以示天下而左右耳目之士以利為害以直為曲以是為非以有為無臣恐有傷陛下之明而害陛下之政也御史有言責者也臣有官守者也御史之所論臣之官守也御史以言責言臣以官守言此臣之區區所以事陛下之義不敢不盡

也願陛下以臣所言宣示中外使有識之士參考其是
非令臣言有涉誣罔則誅夷竄逐臣所甘心陛下之法
亦不可貸如言不妄則陛下亦當察其情偽而以大公
至正之道處之則天下之幸也王安石以布所言進呈
上問如何安石曰欲劉與繪摯令繪摯分析馮京王珪
以為不當使分析京又言繪摯近日別無文字上曰令
分析方是朝廷行遣京珪曰恐復紛紛不安上曰待分
析到更相度因言繪作富弼辭乃更稱譽弼殊不體朝

廷意安石曰姤后以施命告四方上下相遇以命而已見大哉王言乃所以知一哉王心令天下所以未肯一心趨上所為者以好惡是非不著於天下故也為天下要知事本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然則民無所措手足其本在於名不正孟子曰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然則人將相

食其本在楊墨之道不息今朝廷異論類皆懷姦其實豈止於楊墨之道不息而已以邪為正以正為邪其為名不正甚矣則其患至於人無所措手足人相食無足怪也如晉之亂外國據中國自生民已來未有如此其亂本乃在王衍之徒託清淨無為之説以濟其茍簡貪慢之私而已遂以布所言劄與繪摯令分析以聞

辛卯河決大名府第五埽王安石五年正月二十三日日録云四年七月八日河決今以為據特附此舊紀亦書辛卯河決北京第五埽新紀但書河決北京河渠志云七月北京新堤第四第五

埽決漂溺館陶永濟清陽以北遣張茂則程昉相視修塞八月丁巳丙寅癸酉并月末又十月末又五年三月丙午九月己酉並合參照司馬光日記云去歲新堤第四埽先決頃之第五埽又決第四埽水更微程昉於嫩灘水上疊塞四水口自知不測未幾咽淩水盛 天章第四水口復決昉憂懼而卒張保孫殿丞云

閤待制孫固兼侍讀罷知審刑院王安石言固留滯審刑文案乞罷之授以他職司勳員外郎權判大理寺崔台符權知審刑院太常少卿知壽州許遵權判大理寺日録有孫固面乞少府監及劉摯論固留身事當考

賞渝州討夷賊有功將校供備庫使唐詢等轉官減磨勘年有差

壬辰權夔州路轉運使屯田郎中孫𣓰爲司封郎中直昭文館落權字權夔州路轉運判官屯田郎中張詵爲司封郎中直集賢院權轉運副使孫𣓰傳云𣓰喜功名見事風生建南平軍復扶歡榮懿二寨邊事自此始朱史削去要合存之姑附此司馬光日記云夔路有保塞民扞禦蠻寇其酋領得理詞訟擅決罸由是大富州縣提轉侵漁不已其酋不堪命遂寇略居民轉運使張詵等發兵討擊誅殺甚衆鄧綰上言生蠻所以不能爲蜀患者以此民爲之藩郭今詵等多殺不辜以自爲功異日蠻必爲患詵嘗事介甫於常州善遇之乃命章惇往體量惇還言其酋縱橫日久或剽孕婦或探人心而食之誅之甚當於是二漕皆遷官加職趙全云

知開封府劉庠乞罷勾當右廂公事官

不許初韓維奏著作佐郎蔡確為勾當右廂公事及庠代維以故事責確廷參確謂藩鎮辟召掾屬乃有廷參禮今輦轂下比肩事主雖故事不可用庠不能屈因奏京師多豪右廂官體輕人不畏或緣而寛縱有罪且政出多門非所以肅清浩穰之術昔趙廣漢嘗患三輔難治欲兼之况廂事之末乎請罷確等確方主王安石故上意不直庠尋改確為三班院主簿庠相繼補外確晋江人嘗為邠州司理參軍轉運使始至按其贓罪及見

確姿狀秀偉召與語竒之更加延譽韓絳宣撫陜西確為人造樂語絳喜其文又薦於朝維所以辟確亦由絳薦也御史中丞楊繪嘗言臣伏見開封自來大小關辨公事只委知府一面斷決如事合勾追或理須證對者則推判官以下同劾其罪自置都廂後來杖六十以下並委斷罪臣細詳訪之皆不便也何者政出於一則靜而肅政分而三則紛而不齊有罪一般而兩廂斷放各異者加之都廂之官權雖欲重而望猶輕人不厭伏又

欲抗勢於府庭至有觧府胥而欲為都廂胥者辭府公吏而求為都廂公吏者又且一面勾追理索旁午閭里矣風聞頗有重罪而敢倖胥吏只從杖六十已下斷放者都廂官員只據其自通之罪亦不覺察昔趙廣漢有願得并治之言信有之矣伏乞特賜指揮應係京城公事並須送府其都廂官止令點檢廂中寄禁并到處檢驗并詣地頭定奪公事或檢校財産繪言不得其時按察確事則繪言益不報也

甲午詔兩浙水災州軍令轉運提點刑獄提舉常平司與州縣當職官吏多方賑卹新舊紀並附年末

乙未録延州振武副都頭崔達子遇為三班奉職賜其家絹百匹初達為西賊所執驅之至婁城堡下令呼城中曰撫寧堡已破可趣降達偽許之而反其辭遂被害邊吏以聞故追録之

丙申詔自今召試知制誥三道各限一百五十字以上成如係正言已上即守本官已下並除右正言

丁酉兵部郎中集賢校理直舍人院王益柔刑部郎中
秘閣校理同修起居注陳襄兵部員外郎集賢校理直
舍人院同修起居注陳繹太子中允集賢校理直舍人
院曾布並知制誥布仍改右正言上初欲用張琥及襄
繹益柔王安石言琥不如布上曰布誠宣力多遂用布
更以琥修起居注楊繪劉摯之論助役也安石使琥為
文詰繪摯琥辭不為布自請為之琥由是忤安石意故
不得知制誥安石又言襄憸邪必不能助宣德化不宜

使在內且已嘗辭知制誥今復辭則虧人臣體安石去年九月已有劄子論襄上曰何以處之安石請除待制都轉運使上曰知制誥亦不妨作都轉運使也尋以韓維在告又詔襄及益柔並直學士院此據御集在七月十九日司馬光云琥由此忤安石意頃之坐事落修注非也益不知制誥止得修注耳落修注又坐別事呂陶記聞云熙寧初曾魯公與余言近日婦人冠子太小近乎服妖益小官在上之讖時多除京官為提舉刑漕之職魯公故及之後有中允通直為待制三司正言承議為翰林八座者以此推之天下蓋豈偶然哉按陶所云合修入但須詳考因曾布以中允除知制誥改右正言姑附見中允即通直正言即承議御史中丞楊繪具論前後論助

役法四奏以自辨且曰臣之情狀已具四奏惟曾布稱言者深論司農寺未嘗以一言及開封又云自非内懷邪詖之情有所向背則不當若此又云誕謾欺罔曾不畏忌此數言者臣不可不辨臣所論超升等第不便者據百姓論訴爾其論訴者止東明等數縣百姓而已祥符縣百姓未嘗論訴豈得加誣臣以為獨掩而不言乎大凡省寺出牓於外縣者未有不先牒本州照會昨司農寺出牓外縣升等第事不曾牒開封府照會此臣所

以奏彈也今曾布既稱曾與京尹韓維共議又云借使未嘗共議只此兩句則已矛盾也又云民有所訴斥而不受此乃御史之當言而言亦未嘗及者已於劄子内言開封府不肯接狀却稱不曾受得朝旨及司農寺關報百姓既無所訴乃是臣嘗言及也豈為言亦未嘗及乎其如民所論訴者止是超升等第此專是司農寺為首豈可捨而究其他乎夫編勑三年一造簿書升降等第者乃自實産從下而定之先據人户始立等第之數

昨司農寺皆於元申等第之外須得要申多少數戶臣所論已具今曽布自以為亦未為非又云實未施行且未行而言之宜也豈有既出牓於縣而云未施行御史不得言之理豈有不依元申等第而硬指揮升上戶數而云亦未為非之理夫朝廷立法未行而臣忝御史中丞先述其便而後以未便事理論奏欲有裨於聖政令曽布乃以邪詖向背誕謾欺罔不顧陛下之法與陛下之民為言臣內省一心事主未嘗有所向背實非邪詖

誕謾欺罔不顧陛下之法與陛下之民者伏乞詳臣四奏問曾布背誰向誰何事欺罔又曾布每於臣劄子中絶去前後文只摘取一句以牽就其說乃曾布挾與王安石是親之勢公然不顧朝廷綱紀欲障蔽陛下言路之意可見矣又言助役之法國家方議立千萬年永制臣非以為無利也臣既先陳其利矣次又陳難行五説求去其害以成其利然則臣陳之為難者欲議其所以易之也謂之為害者欲議所以利之也夫一人之智不

足以周天下之利害必集衆人之智然後可以盡其利今陛下專任王安石安石專委曽布布又剛愎如此而欲建千萬歲永制其得盡乎又言臣竊以曽布近日有文字稱臣邪詖欺罔誕謾向背事今日曽布試知制誥臣若言之必謂臣報其言以復私怨雖然以此之嫌而不言之是乃臣之自私也若然則他日設有姦人偶知欲將進用陰料言事官必有彈劾已者則先以事中傷之使其自避嫌而不敢言無乃姦者之巧得其便乎臣

不敢顧私嫌而公言之惟明主擇焉也夫陳繹王益柔
皆累任轉運使陳襄歷知雜御史修起居注資則深矣
勘會曾布熙寧二年九月二十一日白海州懷仁縣令
轉著作佐郎閏十一月十六日差看詳銜司條例熙寧
三年四月五日差編敕刪定官八月二十四日差編修
中書條例九月六日授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九月八
日差權同判司農寺九月十四日授集賢校理九月二
十三日差檢正中書户房公事十月四日差看詳編修

中書條例熙寧四年二月五日差直舍人院二月八日檢正中書五房公事五月三日差詳定編敕七月十三日試知制誥從選人至知制誥止一年十箇月舊官太子中允班在尚藥奉御之下新官知制誥班在觀察使待制之上可謂不次矣夫賢能不待次而舉王者之善政也臣竊見曽布之賢能未顯著於天下天下之人止知其緣王安石姻家而進昔崔祐甫多用親故而稱允當今親故則用矣而允當之論猶未該浹也以臣愚而

觀之曽布專完助役文字前者以臣所言利害事加之以邪詖欺罔一切拒之斯乃自用自專之人也安有賢者而好自用哉安有能者而好自專哉唐李徳裕有言辨邪正專委任而後朝廷治夫正人既呼小人為邪小人亦謂正人為邪何以辨之請借物為喻松栢之為木孤生勁特無所因倚蘿蔦則不然弱不能立必附他木故正人一心事君無待於助邪人必更為黨以相蔽欺君人者以是辨之則無惑矣臣既已被曽布指為邪詖

欺罔誕謾向背矣布既以邪詖指臣則必以正直自處也布既以有所向背指臣則必以勁特自處也凡邪正之不可以並立如薫蕕之不可以同器也今若邪詖之人而使處中執法之地與正直並立豈可謂邪正之辨乎若陛下謂臣為實有邪詖欺罔誕謾向背之狀即乞罷臣御史中丞仍不當尚留侍從宜從遠貶以清朝列

御史劉摯又言臣近曽上言論助役之法其害有十今奉聖㫖批送曽布劄子條件詰難令臣分析者竊以

助役斂錢之法有大臣主之於中書有大臣之親中書之屬官及御史知雜者講畫於司農寺有大臣所選擇所謂能者為監司提舉官行之於諸路上下布置其勢若此可謂易行矣然曠日彌年未有定論可以為法者其故何也不順乎民心而已矣民之所不欲古今未有可以勢強而成者也故雖命使者奔馳道路禀之於內而叔之於外然其擬議參差條制殊異紛然日下不知其可行之計則此法利害明若觀火矣臣有言責者也

是故前日采中外士民之說敷告於陛下今司農為熒惑之辯如此陛下以臣言為是耶則事盡於前奏可以覆視陛下以臣言為非耶則貶黜之而已雖復使臣言之亦不過所謂十害者是以不復條陳不惟費辭文過煩紊天聽而風憲之官豈與有司較是非勝負交口相直如市人之詬競者則無乃辱陛下耳目之任哉謂臣等險詖欺罔則上有陛下之聰察而下有中丞之公議所謂中有向背則臣所向者公所背者私所向者義所

背者利所向者君父所背者權臣今方辨助役之利害而無故立向背之論以朋黨之意教誘天下此可駭也所謂曾無畏忌則陛下之法臣所畏也陛下容受忠直臣為御史實不敢隱情自為己諱今司農欲使臣畏忌權臣則誠臣之所不能者也伏望陛下將臣前後所論助役章奏與司農之言宣示二府大臣中外百官以考是非若臣言有所取則乞速罷助役以安天下之心若稍有欺罔則乞重行竄逐以謝專權之人而戒妄言者

摰又言臣竊以耳目之於人也事物過者必見聞以赴其心而心必受之未有不信其耳目而反以其能視聽為疑者先王以言置官代天子耳目内外相信無以異於一體之相為用也其言雖直必容雖多必受則國家安治不然則反此故謗木諫鼓不設危亂之國鼎鑊斧鑕不在聖明之朝恭以陛下躬上聖之德好問樂善凡延見臣下雖賤官小吏必温恭和容以訪逮之此堯舜之盛也然至於臣等以職事為言則使之分析者中外

皆知非陛下意乃司農挾寵以護敗作大臣設法以蔽聰明爾因事獻忠敢一言之今天下之勢陛下以謂安耶未安耶治耶未治耶苟以為未安未治也則以陛下之睿智言動起居躬蹈德禮夙夜勵精以親庶政而天下未至於安治者將誰致之耶陛下即位以來注意責成倚以望太平而自以太平為己任得君專政者是也二三年間閭閻動揺舉天地之内無一民一物得安其所者蓋自青苗之議起而天下始有聚歛之疑青苗之

議未允而均輸之法行均輸之法方擾而邊鄙之謀動邊鄙之禍未艾而漳河之役作漳河之害未平而助役之事興其間又求水利也則民勞而無功又淤田也則費大而不效又省併州縣也則諸路莫不強民以應令又起東西府也則大困財力禁門之側斧斤不絶者將一年而未巳其議財也則商估市井屠販之人皆召而登政事堂其征利也則下至於歴日而官自鬻之推此而往不可究言古之賢人事君行道必馴致之有漸持

久而後成至於設施皆有次序今數十百事交舉並作欲以歲月變化天下使者旁午牽合於州縣小人挾附佐佑於中外至於輕用名器混淆賢否忠厚老成者擯之為無能俠少儇辯者取之為可用守道憂國者謂之流俗敗常鑿民者謂之通變能附己者不次而進之曰吾方擢才不可招者為名而斥之曰吾方行法凡政府謀議所以措置經畫除用進退獨與一屬掾曽布者論定然後落筆同列預聞乃在布後故奔走乞丐者布門

如市雖然猶有繫國家之體而大於此者祖宗累朝之舊臣則鐫劾鄙棄去者殆盡國家百年之成法則剗除廢革存者無幾陛下豈不怪天下所謂賢士大夫比歲相引而去者凡幾人矣陛下亦嘗察此乎去舊臣則勢位無有軋已者而權可保也去異已者則凡要路皆可以用門下之人也去舊法則曰今所以制馭天下者是已之所為而陛下必將久任以聽其伸縮也嗟夫此事之實也其名則曰革敝而興治是以陛下樂聞其名而

難察其實也夫賞罰號令乃陛下所以砥礪天下而鼓
動四方以為勸沮者今有人焉能舞公事以傾勲舊起
大獄以逐官吏其事是耶乃其職爾何至超任以為職
司耶趙濟是也又有人焉以渭源田欺罔始既以此得
罪而終復以此增秩王韶是也程昉事漳水以興大役
困一方而無成功趙子幾挾情以違法禁按吏以防民
言則皆置而不問乃是賞反施於聖人之所當罰罰不
及於王法之所當誅也畿邑之民以助錢為訴也陛下

聖旨令召情願東明知縣以不能禁民有訴而被劾也陛下聖旨止令劾擅升户等之事二者皆獨斷之善政而中書皆格而不下此則陛下之號令不行也西師無功而曰非朝廷之本謀天下但見給軍之費輦出於京師空名之誥馳下於西路又命一知制誥於將幕使專代天子之言報覆號令絡驛於道苟以為非耶何不正之追其事敗則曰非政府謀也捐費緡錢以千萬計秦晋之人肝腦塗地產軍旅之怨結外國之釁而不自請

咎乃致陛下發中詔以責躬抑徽號而不受忠義之士誰不痛心而疾首至如助役之法臣嘗言之矣其條制纖悉臣雖未能究見然臣大意終以謂使天下百姓賦稅貸責公私息利之外無故作法升進戶等使之槩出緡錢皆非為人父母愛養基本之所宜為者故臣謂之聚斂非妄言也陛下任遇輔臣如此其重而致主之術乃用此道是皆大臣之誤陛下而大臣所用者誤大臣也今既顛謬乖錯敗亂綱紀知天下之不容懼衆之

回悟以謂雖中外之士畏避無敢言者然其尚敢言者獨御史有職爾故又使司農熒惑天聽作為偏辭令臣等分析以摧沮風憲之體艱梗言路欲其憂憚茍容而緘默或欲沮其危言從而擠逐不知忠臣節士雖戮辱不懼所以盡事君之義耳今羌人之欵未入反側之兵未安三邊瘡痍疲瘠未瘳河北大旱諸路大水民困財力縣官匱竭聖君恭勤思治萬方之所知而在輔弼者方欲蔽天聰明使下情不得而上達其何心耶臣願陛

下思祖宗基業之艱難念天下生靈之危苦少回幾慮收還威柄深恐異時專權肆志將有陛下所不能堪者則必至於虧失君臣之恩是今日養之適所以害之也若夫馮京王珪同列預政皆依違自固不扶顛危雖心知其非而無所救正已之進退又婾婀而不決皆非所為輔臣之體臣在四海之內孤立獨進陛下過聽任以風憲嘗竊思之近歲臺諫官疊以言事罷免豈其言皆無補於事歟豈皆願為訐激險直之語以自為名而潔

去歟嘗以謂欲言政府之事者其譬如治湍暴之水可以循理而漸導之不可以隄防激鬬而發其怒不惟難成亦為患滋大故臣自就職以來竊慕君子之中道欲其言直而不違於理辭順而不屈於志庶幾愚衷少悟天聽而亦不敢悻然如淺丈夫以一言一事輕決去就致聖朝數數逐去言事者而無所裨補恩以上全國體而下亦庶幾能久其職業而成功名兩月之間纔十餘疏其言及助法者止三疏耳當天下多事之時而臣言

簡緩又不足以感悟則其負陛下已多矣不意大臣之
怒已至如此令臣等分析之事前代無之祖宗無之近
年以來乃為此法以摧言者之氣方陛下孜孜聽治喜
於納諫而大臣所為則不得正目而視此所以發臣之
狂而不能黙也伏願陛下深察事物之變用安靖之治
以休生民有所措置以大小緩急為先後之序以義利
經權為本末之辨自茲凡有獻替於陛下者乞誘掖奬
厲之罷分析之命以尊嚴朝廷而養多士敢言之氣臣

不勝憤懣愛君待罪之至奏至王安石曰繪所奏前後反覆今並不分析布所言子幾與蕃事又摯所云臣所向者公所背者私不知子幾何以為私蕃何以為公且繪云當忠以報國雖為臣引用不敢以私害公〈王安石言楊繪稱雖為臣引用不敢以私害公令繪奏並無此等語當考繪為中丞在四月癸酉〉凡人之情為人所知縱不能私宜以平遇之如繪所言專為不平此必有所懷也繪知開封府元同議後來不受百姓訴狀違法何故不論開封之罪此其不平可見上曰張琥以

為繪罪輕於摯摯言尤無狀安石曰摯妄作愚而易見
繪狡詐難知如言為臣所引用然不敢以私害公此所
謂壬人雖堯舜所當畏難陛下不可不察臣向論繪獨
理不明不可為中丞此言必漏臣度繪當緣此為憾邪
人交鬬但能壞朝廷事於臣私計亦何所預臣若計身
私利害即雖不才豈不能合流俗以自固若以義為事
則有去就而已小人消長非臣所敢知也上曰如何措
置安石曰此在陛下上曰令繪出翰林又少人降一官

令歸院如何安石曰欲令出即差官直院可也於是詔繪落翰林學士御史中丞為翰林侍讀學士摯落館閣校勘監察御史裏行監衡州鹽倉後兩日以繪知鄭州神宗史食貨志云初繪除中丞安石以為繪不獨理不可為中丞然卒除繪已而執政馮京漏安石語以激怒繪緣此為憾故毀役法以自立異非詳究法之利害本末也志益因安石日録今不取舊紀書翰林學士楊繪論免役法失實罷御史中丞降為侍讀學士知鄭州新紀不書司馬光日記繪改知鄭州仍押出門

夔州轉運司言招出夷賊王衮取李光吉梁承秀及衮三族之地賦民得租三萬五千四百八十五石綿絲一萬

六千五百一十五兩絹二十七匹銀二百三十一兩半
詔改賓化寨為隆化縣授衮下班殿侍三班差使監揚
州稅朱史以隆化縣并正月失事之序今依墨史
己亥看詳編修中書條例所狀今先看詳到合減省改
更事件如審刑院進呈公事已得聖旨若無合覆奏事
令更不入狀止進草降敕下合屬去處諸路轉運使副
或差兩員並不帶同字提點刑獄亦如之應差臣僚權
管勾閑慢司局及寺監欲止降劄子京朝官乞假遷葬

除通判已上差遣仍舊外其餘並依選人申轉運司如無規避即給假訖奏不須聽候朝旨常參官如因疾患請假兩日已上令御史臺直牒內侍省醫官院差內臣醫官看驗諸州軍差管內僧道正自今勿復以聞候及七年合賜紫衣師號即具保明申奏其御史臺逐季繳連本臺五十三處供申職掌人數進奏院月奏具有無出閑罷人狀並寢罷從之朱本云上以朝廷所省閱多有司之細故而大臣不得講明政事之大者以為事可歸有司者歸之而中書責其當否則有司盡力而事治故命條例司討論去其繁冗

自是事歸有司者寖多而中書之務清矣新本并看詳條例所狀皆削去恐失事實依時政記所書復存之

庚子禮院言禮諸侯不得祖天子公廟不設於私家今宗室有祖宗神御非所以明尊卑崇正統也謂宜一切廢罷以合禮意從之仍遣内侍迎奉祖宗神御于天章閣先是魯王韓王魏王申王楚王五宫院皆有神御大宗正司奏請供奉香燭知大宗正丞事李德芻以為非禮請下禮官議乃詔禮官議如德芻請而降是詔德芻淑子也舊紀載此事新紀不載

辛丑詔案察之司採訪所部官屬罪犯不得出牓召人告論其犯私罪杖以下離任無得案發景祐四年七月十二日有不得出牓指揮當考

殿中丞監察御史裏行唐淑問權知真州又改知復州淑問前坐擊滕甫出通判復州遭父喪既除服王安石欲與監司上曰淑問意見何如肯盡力否且令知府界縣安石曰淑問帶臺職難與縣上曰淑問才通判資序與縣何傷安石請試以劇郡上從之尋命淑問權發遣提點荆湖北路刑獄除憲在十月壬子朔今第書初湖南改湖北

壬寅詔知制誥王益柔陳襄兼直學士院候除學士罷直時學士韓維在告閤官宿直故有是詔此據御集增入十四日王安石欲除襄都運可考

甲辰上批黄河决水入御河北行未止其令入内副都知張茂則乘驛當職官吏相度以聞七月八日可考　徙知太原府觀文殿學士吕公弼知鄭州公弼以疾自請也新知鄭州翰林侍讀學士楊繪知亳州翰林學士元絳權知開封府天章閣待制權知開封府劉庠為龍圖閣直

學士知太原府　罷校勘觀文殿書籍又罷供奉官至殿直日赴垂拱殿起居惟朔望及遼使見辭綴班于紫宸殿下校勘觀文殿書當檢事始司馬光日記云七月二十三日有旨自今供奉官以下皆免常朝祖宗時供奉官等皆取將帥子弟為之天子擇其才者使將命四方有能辦事則稍加進拔故日奉朝請侍廷中謂之使臣自後得之者寖多及今近八千人任使不復如往時而朝請如故貧者或徒步泥中至禁門賃公服韡笏而入富者以錢賂閤門不來亦不問其徒甚以為患故免之　閤門言乞選承制以下至殿直六人前後殿逐日祗應以閤門看班祗候為名候及五年詳熟與除閤門祗候詔三班院選仕族

子弟供奉官以下殿直以上年四十以下無私罪使臣十二人赴樞密院選六人為之

丙午詔諸班直長行嘗備宿衛自今病滿百日可醫治者殿前指揮使補外處牢城指揮使其餘並與捧日天武第五軍押營元給料錢三千者與五百二千以下者與三百先是諸班直假滿百日步軍司並配充剩員有丐食於道者上憫之而有是詔

丁未天章閣待制孫固提舉在京諸司庫務檢正中書

户房公事章惇與固兼詳定編修三司令式及諸司庫務歲計條例王安石言薛向不樂修令式上曰向先進呈明堂賞給云恐諸軍以修令式疑有裁減所以先進呈欲宣布令諸軍知安石曰此意可見其不樂也上曰向所為亦不免姑息 詔唐鄧州界荒田他路流民請射者宜令所屬速給付無致失所

戊申屯田員外郎權發遣鹽鐵判官吳審禮權發遣開封府界諸縣鎮公事上欲别用人王安石言趙子幾勁

銳審禮寛和可以相濟也馮京曰審禮安得寛和上從安石言吴審禮興國軍人哲宗舊録元祐四年八月有傳新録削去審禮為荆湖南路提舉常平先是朝廷推行青苗免役以為民利而將命者轉與郡縣造作浮議以務沮抑其奉使也宣布詔令如所素行者人亦不待寧而遠近皆知上之德意志慮移之他部推其所為如初故民皆安堵毋擾俄遷三司鹽鐵判官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兼常平事畿内牧地久為民患乃以地予得租十萬緡有奇賞太僕絹秩又詔詳定河南北監牧請惟留沙苑餘悉罷去地亦予民得租百萬緡可市西北善馬數萬匹常言帝畿千里有終日行不見桑柘處民不知蠶非所以美俗請教以樹藝責縣勸率之不一年所租以億萬計上可其奏後下其法諸部熙寧中置諸路保甲治平義勇之法不一年上御崇政殿觀閲射馭精練不減禁旅審禮與執事官俱立庭下上顧

召責以始終成就河北流飢羣小嘯聚至數千華詔往綏輯乃除權發遣河北西路轉運副使至則諭郡縣振廩以慰窮乏凡五百萬誅首惡數十人而已置衛州黎陽錢監歲鑄三十萬訖罷使河北經用饒裕河北為一路復除轉運副使已而為江淮荆浙等路制置鹽礬兼發運副使入見獲疾得請提點洪州玉隆觀此舊録審禮傳可見審禮之為人也新録削去亦無辨誣葢審禮以朝請大夫知南康軍卒自不應立傳也傳在元祐四年八月二十六日紀事本末王荆公當國欲以朱東之監左藏庫東之辭曰左帑有火禁而年高宿直非便聞欲除其人幹當進奏院忘其人名實願易之荆公許諾翊日於上前進某人監左藏庫上曰不用朱東之監左藏庫何也荆公震駭莫測其由上之機神臨下多知外事雖纖微莫可隱也

侍御史知雜事鄧綰言本臺推直官宋飛卿孫奕皆前御史中丞呂

公著所舉臺主簿趙仝亦薛昌朝謝景温薦引各懷所知意趣乖異欲乞别選推直官二員主簿一員詔宋飛卿孫奕趙仝並送審官東院其御史臺推直官主簿令不依名次選人宋飛卿趙仝未詳孫奕已見三年七月陳瓘云云可檢附

庚戌詔入内内侍省都知押班請假並依見謝辭例

辛亥詔國子監直講有闕於兩制臺閣所舉五路學官内選差　又詔邠州駐泊都監洛苑使李克忠追兩官勒停經恩未得叙用坐取本轄蕃官所奪西賊甲不還

其直經德音當原而提點刑獄司言恐後無以激勸屬羌立功特責之六月十一日克忠俟奏到取旨　詔檢正中書户房公事章惇往邠州制勘知州張靖本州觀察推官權管勾經略司機宜文字王𢮎等又詔惇體量所過陝西州縣推行雇役新法及民間利害以聞初宣撫司押送剌配慶州叛軍家屬而𢮎輒增入宣撫司劄子内字誤剌配十五人為靖所奏故遣惇劾之其後案至不悉如靖奏詔靖與别路知州差遣𢮎等該赦釋之明年正月二十七日靖移陝州

朱史於二月四日書此按御集差惇制勘邠州乃是七月二十七日後空日又實録八月一日詔惇體量陝西新法利害與御集合朱史誤也惇以三月二日方受命經制渝州夷人疆土此時安得却往邠州朱史誤明甚今依御集附七月末仍取日録六月二十五日所録靖搞等事略加刪修要未詳盡也當考惇體量利害今并書之司馬光日記云慶卒之變密劄下經略司應捉殺到叛卒妻子並配諸州為奴婢經略司謄下邠州牒漏捉殺到三字知邠州張靖以為招降者妻子豈可亦從孥戮再申經略司經略司令主者陳首下州改正靖因奏其狀而不言已改正介甫以鹽法事惡靖以為傾險欲直除水部員外分司當事請先案實乃命章惇制勘謝景温以文書證明靖由是得免趙仝云

詔頒陝西四路防秋之策涇原路賊若寇原州靖安綏寧則原州兵不出以萬人守平

安按南路趨渭州以鎮戎軍將兵弓箭手由乾興徑入靖安斷賊歸路賊若寇鎮戎軍即以萬人并本將軍馬駐本軍以弓箭手五千人為遊兵別以五千人守丸亭更移静邊寨所駐正兵弓箭手取三川路合勢賊若寇德順軍即别以萬人屯守静邊兼以弓箭手五千人為遊兵逐便擾擊移丸亭五千人入本軍賊若自武延昜臧川而來即移静邊兵駐隆德扼賊歸路鎮戎軍第四將及弓箭手由得勝路會合於諸城寨只留守兵不責

以戰渭州只以將兼義勇防守其餘兵並屯瓦亭以固根柢左右相援合勢掩殺環慶路賊若寇東北兩路並以正兵萬人屯業樂扼淮安東西谷柔遠大順之會賊若自華池川路深入則移業樂兵於大順荔原兩路斷其歸路慶州別出兵至合水與荔原大順兵相首尾賊若寇環州即移業樂之兵截山徑路趨馬嶺更相度事勢進兵入水波與環州相望據諸寨中又可扼奔衝慶州大路其沿邊城寨只留守兵不責以戰自餘軍馬並

屯慶州以固根柢秦鳳路若賊冦東西路於甘谷城屯正兵五千帖以蕃漢弓箭手守古渭青雞三陽一帶道路别以正兵五千帖本處蕃兵弓箭手守古渭更益都廵檢軍馬及三千據通渭與日谷古渭相望若約此置兵保護熟户更相首尾足以枝梧其諸城寨只留守兵不責以戰自餘軍馬並屯秦州以固根柢鄜延路若賊冦東路宜於永平駐兵萬人帖以本處蕃漢弓箭手以扼綏德黑水綏平懷寧順安青澗之會亦斷青化豐林

趨延州大路又恐自永平東循大川至青澗城南出延州則青澗亦駐兵三千若賊寇北路由渾州塞門川而下則永平更不消駐兵只以萬人駐金明縣扼園林安寨龍安招安故塞門安遠之會斷延州大路保安順寧路窄難出大兵只以三千守軍帖以蕃兵弓箭手足以扼賊賊寇西路只以三千人守德靖兼以蕃兵保護胡李一族則金明不消人馬可即赴萬安為保安德靖聲援或西北兩路併而來則金明兵不動別以五千人守

萬安掎賊之後其沿邊城寨並只留守兵不責以戰自餘軍馬並屯延州以固根柢此據會要乃四年七月事不得其日今附月末

同修起居注同知諫院張琥言修起居注之職古之左右史也本以記録人主言動書之典冊以示至公本朝止令後殿侍立人主言動無復與聞臣今所領修起居注兼知諫院即與其餘修注官事體不同既有言職且得侍立或有敷奏便可面陳竊見樞密承旨每於侍立處尚得論事亦不先行奏請欲乞每因後殿侍立許奏

事更不移牒閤門仍乞今後起居注常令諫官一員兼領所貴左右史之職稍不曠廢詔諫官兼修起居注者後殿侍立亦許奏事更不牒閤門令於樞密院承旨司奏事後內侍省公事前奏稟此據會要增入元豐缺年八月丙午不兼諫職亦許直前

是月廢賓州為信宜縣隷高州合州赤水縣為鎮舊紀但書廢賓州

是月手詔揀諸路兵半分年四十五以下勝甲者并為

大分五十以上願為民者聽之舊制兵至六十一始免猶不即許也至是免為民者甚衆此據本志四年十月事今附月末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二十六

宋 李燾 撰

神宗

熙寧四年八月癸丑朔御文德殿視朝高麗使民官侍郎金悌至自通州

甲寅詔自今保甲與賊鬬死者給其家錢五十千有户税者仍免三年科配因致廢疾者給錢三十千折傷者

二十千被傷者五千以開封府界提點司言新籍畿縣民爲保甲有奮不顧身捕盜者願優卹之故有是詔去年十二月乙丑初立保甲法又九月二十四日

丁巳入内副都知張茂則言奉敕相度二股決河利害乞以開封府判官宋昌言都水監丞河北興修水利程昉同領役事從之仍以昌言同判都水監

辛酉權發遣户部判官司門郎中張覲權發遣荆湖南路轉運副使虞部員外郎權發遣荆湖南路轉運副使

范子竒權發遣户部判官上謂王安石曰數易職司不便范子竒才到又替安石曰子竒與潭州及提點刑獄交爭不已勢須移立且先儒言射禮以為始取茍能有功終用成法今天下職司多未能得人所用者皆取茍能而已方且課其功狀其稱職者乃可久任若見其不稱職已明而久留之適足隳敗一路如何不早移免久任誠善然在於用成法之時今則未可也即如陳知儉在京西則可以留久任矣知儉初除提舉常平廣惠倉三年十月權發遣運判四年

十月權發遣運副因請具可用者姓名召對試令作提舉官果可用乃以為監司上曰馬琉可絀安石曰臣不敢為巳甚上曰不才罷去非已甚安石唯唯退乃言上於貴近殊寬中書安得獨急琉先以河西縣令編修中書條例安石所薦也會要云馬琉以河西縣令為編修中書條例未見年月曾布制集有校書郎河西縣令編修中書條例馬琉以編修及一年遷著作郎　上又以曾布司農寺事多欲用曾孝寬為五房檢正安石言其不可遂寢之　著作佐郎同提舉秦州西路蕃部及市易王韶為太子中

充秘閣校理兼管勾秦鳳路緣邊安撫司兼營田市易西京左藏庫副使兼閤門通事舍人高遵裕權秦鳳路鈐轄同管勾安撫司兼營田市易録效用人黄察為成州司户參軍管勾秦鳳路緣邊安撫司機宜等事秦州衙前王維新弓箭手指揮使楊英並為下班殿侍緣邊安撫司準備差使遣僧智緣乘驛隨王韶驅使仍賜銀三百兩置洮河安撫司自古渭寨接青唐武勝軍應招納蕃部市易募人營田等事並令韶主之調發軍馬及

計置糧草即令秦鳳經畧司應副韶以董戩摩正多與僧親善而僧結斡恰爾主部帳甚衆故請與智緣俱至邊初詔言措置洮河事止用回易息錢給招降羌人未嘗輙費官本文彦博曰工師造屋初必小計冀人易於動功及既興作知不可已乃方增多上曰屋壞豈可不修王安石曰主者善計則自有忖度豈至為工師所欺上曰郭逵亦不肯為此事彦博曰西蕃脆弱不足收安石曰星羅結等作過秦州乃不能捕况有豪傑能作文

法連結黨與者哉亦豈得言其脆弱也彦博曰西人不能立文法安石曰嘉勒斯賚岳居戩乃能立文法此已然之效也非徒如此若為夏人所收則為患大矣彦博曰西蕃不願歸夏國安石曰裕勒藏喀木見歸夏國若不願歸則向寶之往宜即倒戈今乃不肯内附何也彦博曰縱能使之内附亦何所補安石曰以喀木歸夏國故喀木地便為生地向寶不能深入以擾夏人然則西蕃屬我與屬夏人不得言無利害也彦博曰既收為内屬彼

有警急恐須中國救援安石曰彼今不能合為一尚能自守不為西人所并今既連結則自可相救援不必待官兵矣若能為屏捍則雖以官兵援之亦所不計況又無此理上曰班超不用中國兵而自發外國相救令詔所謀正如此彦博曰如曩時西事初不謂勞費如此後乃旋生上曰西事本不令如此後違本指所以煩費安石曰如起兵事則誠難保其無後患若但和附外國豈有勞費在後之理馮京吳充皆曰此事未經延州相度

上曰延州必不樂如此不須行下今當如何措置安石曰恐須別為一路如麟府軍馬司上曰須如此令得專達安石曰仍當捐十萬緡錢委之市易令兵馬事則取經略司節制撫納蕃部及市易司則一面施行上曰恐不須分定事任但令專達足矣安石曰譬如州縣杖以下委縣徒以上送州既有成法乃可遵守上曰善令差韶及遵裕充問孰為長安石曰王韶文官上曰當以文官為長安石又奏宜與韶職名韶材亦宜稱今招納到

生羌雖未為用然亦不為無利西人不能交通生羌又如康𤰞等皆不煩官兵捕獲結斡恰爾已報可禽之計此皆招納之效若此三叛不獲秦州豈得無虞如其連結不已則其為患大小又未可知但如目前固已有利况盡如韶本謀哉上令與錢如安石言安石曰此錢必無陷失就令收息不多亦必可足生羌廩給犒賞之費上曰且當極力主張待其成效異時朝廷作事未見成效一有人言輒為之沮廢堯之用鯀亦須九年績用不

成然後加罪若未見成效輙以浮言沮廢則人何由自竭安石曰誠如聖諭智緣者善醫察脉知人貴賤禍福休咎言輙驗京師士大夫爭造之或診父之脉而知其子禍福所言若神安石尤信之王珪疑古無此安石曰昔秦醫和診晋侯之脉而知其良臣將死夫良臣之命乃見於晋侯之脉則診父知子又何足怪哉上初欲與智緣僧職安石以為不須與且言嘗諭智緣以為今事未效遽蒙恩澤恐致人言智緣亦以為然第令市易司

優給俟有功與官可也上用安石言更加白金之賜神宗

史智緣本傳云智緣有口辯徑入蕃族說結斡恰爾等歸漢而轄約裕囉格勒裕勒藏納克凌結與巴勒凌結等族帳皆因智緣以蕃字來輸款五年以挠王韶事召還為右街首座七年卒當考舊紀書置洮河緣邊安撫司新紀削去其削去非也

癸亥贈慶州蕃落卒張吉内殿崇班録其子超爾為三班借職賜名忠初吉為淮安軍鎮和諾克烽子西賊虜至東谷城下刼之以兵使呼城中曰淮安等寨已破宜速降吉反其辭曰努力淮安等寨無虞賊糧盡且去切勿

降賊因被害經略司以聞故有是命　權發遣開封府推官晁端彥言畿內諸縣或遇夏秋災傷舊自中書差官檢覆不得亟至欲乞自今本府奏聞日直牒審官東院差官檢覆免煩中書降劄子所請被差官速至逐縣從之

乙丑右諫議大夫天章閣待制齊恢卒司馬光日記云恢溫厚長者而不偏倚先知審刑議謀殺人許首事恢以為不可守之甚堅時人稱之

丙寅閤門言高麗使入見欲依夏國例立班紫宸殿燕

坐東朵殿從之仍令在西立其燕坐次依此　判大名府韓琦言大河泛溢金魏居衝非通判而下所預臣乞獨當重責詔琦所待罪釋之其河防當職官吏令河北提點刑獄司劾奏

丁卯屯田員外郎知陽武縣李琮權利州路轉運判官役法初下琮處之有理畿內斂錢獨輕鄰縣撾登聞鼓願視陽武為比故召對擢用焉此據詔旨內所載琮本傳實録因之又御集一百五十一卷賜王安石手札有云府界鄉村稅户出役錢至少又雖本身依舊做役更給得錢倍於所出之數

在百姓之情宜各欣願今日又聞陽武縣村人五百餘人訴免必有因依未知所謂卿可具奏手札無月日不知是何時當考五月十一日琮已見林希野史云李琮知陽武縣素為王安石所知人意其首當進用琮自以赤心裨贊嘗諷其改作不當安石大怒同類盡用而不與語三年琮為推行青苗助役法為畿邑之最始召對除梓路運判此事當考

己巳召輔臣觀穀于後苑　著作佐郎蔡確大理評事唐坰並為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從知雜御史鄧綰所舉也林希云坰賜出身知錢塘安石固留之為校書修令式又使綰薦為御史賜出身在三年七月癸巳除校書在九月庚寅修令式在十二月庚辰其自御史改諫官在五年二月癸丑

庚午詔御史臺轉對官候輪遍即罷時御史臺言檢會儀制兩省及文班官候轉對將遍先申中書令員數不多乞預指揮因降是詔鄧綰傳云綰乞令後臣僚五月一起居常輪兩員轉對言事其已經轉對及自外任回者周而復始各具所見利害以聞如此則天下之視聽思慮不遺矣按此與詔書輪遍即罷吉意不類此時綰政在臺或傳誤也今不取宋敏求東觀絕筆有轉對狀論校三館書狀末自注云四年十月二十九日其轉對乃十一月一日也然則雖有輪遍即罷之詔十一月一日敏求始輪到則盡此年轉對亦必罷也當考 又詔司農寺選官經量汴河兩岸所淤官陂牧地逃田等召人請射租佃 知麟州崇儀副使張居

為西京左藏庫使先是州城井泉不足軍民汲於城外沙泉前後守欲築城以包之而土多沙礫不果城居命鑿去舊土而築之城成人以為便故賞之

癸酉度支副使兵部郎中楚建中為遼主生辰使西京左藏庫副使夏倈副之開封府判官太常博士秘閣校理韓忠彥為正旦使西染院副使閤門通事舍人李惟賓副之兵部員外郎知制誥陳繹為遼國母生辰使皇城使忠州團練使馬偁副之度支判官司勲郎中王誨

為正旦使文思使郭宗古副之偁以祖應圖陷北辭行詔以文思副使梁交代之　司農寺言諸路提舉常平官課績已許本寺考校升絀其管勾官即令提舉司保明上司農計功酬獎從之　遣檢計開封府界溝洫河道安吉縣主簿程義路乘驛相度決河利害以聞墨本有此朱本削去五月五日義路開河　丁丑命殿中丞樂渙提舉修置惠民河上下堈閘三班借職楊琰勾當

戊寅觀文殿學士戶部尚書知陳州張方平判南京御史臺從所乞也蘇轍代方平上疏論三悔或可附此司馬光日記云九月初四日張觀文判南京留臺安道素與介甫不善上初即位人薦介甫之賢者甚衆上訪於安道安道曰是人有虛名而無實用晉之王夷甫若果用之恐敗天下風俗介甫聞而銜之故安道以參知政事丁父憂服除而不復舊位知陳州內不自安故稱疾而去三年正月二十六日方平判都省注文可參考　司封員外郎晏成裕勒停經恩未得叙用成裕殊子行檢不飭嘗易朝服縱游里巷為御史所言故絀之林希野史云晏承裕者富弼之妻弟也久流落失官居京師素無廉隅嘗微服游倡家會弼方以青苗得罪鄧綰因劾奏承裕游倡家弼當國時承裕憑藉聲

勢事以悅朝廷事下府尹絳即日捕追倡陳氏牧禁榜掠得三歲前承裕踰違狀坐其初供以姊為母不實親杖之于廷怒五百不痛杖釋而笞之備極慘酷以悅言者士有避持服遂不顧其母且擢在要顯倡以姊為母於名教何傷遂當死笞耶

己卯前旌德縣尉王雱為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雱安石子也為人剽悍無所顧忌安石與弟安國白首窮經夙夜講誦琢磨雱從旁剽聞習熟而下筆貫穿未冠已著書數十萬言年十三時得秦州卒言洮河事歎曰此可撫而有也使夏人得之則吾敵彊而邊受患博矣故

安石力主王韶議治平四年雱舉進士授旌德尉不赴作策三十餘篇極論天下事皆安石輔政所施行者又作老子訓傳及佛書義觧亦數萬言有以雱書聞者於是安石方奉祠上遽召見而有是命安石亦喜雱得親近能助已因不復辭林希野史政府客篇云相客日在中朝議事然猶不日到介門有或密詣為同舍所知而有愧色常有二人同出右掖門布居城南歸必過介門惠居城北心欲詣介相揖分途而潛由間道以往無何至介門二人乃相遇大慚以衣掩面俛首而過自後此輩乃日日詣之不以為慚日為不足又夜宿其家既欲邀固恩寵以至數為勤且以自詑於同列由是爭進者不以日往為非而以不得早通為

愧介久欲除定惇二人直舍人院上意未允京亦屢言此二人不可任此職一日再擬定名進必欲除之上曰定終是不協物議偏問檢正官姓名時許將新除右正言上曰將狀元及第又已除正言何不令直院介不能拒又月餘張琥坐論張誂事奪修注以常秩代之秩辭而罷時定坐誂事繫御史獄惇日夜覬望彌切無何惇亦徃證定事牽連入臺又失所望朱明之介之妹壻妹卒又娶其姪以固姻好知晉州臨汾縣例當移川河東漕舉以為勾當官以移川不行介即改法諸路勾當官不礙入遠遂得之介猶未快意欲召用以沮審官會絳奏黜陝西提刑高賦安石言朱明之嘗為臣言賦為吏嚴明未必如絳所奏上問明之如何人安石退曰臣妹壻請問京京進曰臣在河東日明之為屬縣有學行可取上令召對辛亥二月與王欽臣同對明之即除崇文校書删修編勑十餘日又授太子中允集賢校理崇政殿說書同管勾國子監欽臣則遣歸本任而已安石子

雱上即位初中第調旌德尉恥不赴求侍養及安石暴進執政用諸少年雱尤欲預選與父謀執政子弟不可預事惟經筵可處安石欲上知而自用雱乃以所為策及注道德經鏤板鬻于市遂傳達於上而縉琥布惇等皆於上前力薦雱道德卓絶不宜以父嫌不用臣亦言雱病瘵卧家陛下宜速用之上雖有意用雱而未寤其意在經筵但以明之其家猾又傳其學意以明之居是職安石必悅及命下雱大不樂明之殊不悟乃謀於雱雱曰命必不改第堅辭可也安石又白上明之雖好學未足以當此任上曰若然可盡罷也明之雖辭新命然已不赴勑局居家習進讀且擇日拜職矣忽悉罷之怏悵而已自庚戌八月惠卿以憂去除布尋聽其辭反先除定定罷為檢正而說書久不除人意在雱耳九月執政皆習儀於外上忽使使召雱對於延和明日除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人以安石必辭乃殊不然但為雱一狀申堂便出受勑於明堂前放謝十月赴職冬至輟講

其間講罷旅退上留雱語者凡四五每獨出徑詣中書閤中密語然後人知上所議有不欲他執政預聞者使雱密達於安石也明之心怨其父子且欲誇示外人朝夕出入門下事之益謹每就安石閤寢攜枕被徘徊廊廡間安石引他客密語三四鼓客去明之已不得語指使輩皆笑之明之除校書在正月辛亥非二月也除說書乃二月丁卯又雱為說書在八月己卯亦非九月此月日布必誤然所載事或得其實附注當考布又云蘇頌子嘉在太學頗復嘗策問王莽後周改法事嘉極論為非優等蘇液密寫以示布曰此輩唱和非毀時政布大怒責琥曰君為諫官判監豈容學官生員非毀時政而不彈劾遂以示介介大怒因更制學校事盡逐諸學官以定秩同判監令選用學官非執政喜者不預陸佃黎宗孟葉濤曾肇沈季長長介妹壻濤其姪壻佃門人肇布弟也佃等夜在介齋授口義旦至學講之無一語出己者其毀三舍皆欲引用其黨耳相容有日在介側

其次未能日在介側者多潛處子舍又其次嘗坐罪累或蹤跡遠辭貌卑恐未必足以動介而饒財者皆日狎安上安禮凡典客不與通者但堅坐其側介或過子舍即因緣得見或解衣夜談二三鼓而罷施邀造李德芻沈遼蘇州宋彭年蔡延嗣天申胡淵皆厚設飲食歌舞以邀禮上輩或公游倡家或侵玩其姻妾佯為不知冀以結歡或賭博佯為不勝以輸金帛書畫器玩而餉賂者日至其親戚輩氣貌驕滿服玩奢侈雖貴侯不及至有老輩年絶相邀月必三四享之希野史所載政府客篇具此其間或有參差不合處然可見當時情態姑附注須考詳刪修司馬光日記云前宣州旌德尉王雱上殿除太子中允崇政殿説書雱介甫之子也進士及第好高論父常與之議大政時人謂之小聖人張仲成曰當世薦雱有經濟之方今抱疾陛下宜速召對與論天下事故

詔兩制致仕不帶職官遇朝會上壽陪位許有是命

依舊職立班　右侍禁閤門祗候王文諒貸死杖脊刺配沙門島文諒既激成慶卒之亂詔都官員外郎通判乾州廖子孟鞫之又得文諒嘗以宣撫司檄巡視河外荒堆三泉版築西賊奄至曹偃與戰不利文諒在軍恐見害脫身趣帳中隰州清邊承局王信從而呼曰舍人勿走戰死職也文諒怒因信中箭俛而拔之遂手劍斫信悶絶乃去文諒具伏前後凶狡罪狀遂誅之坐絀罰者十餘人以信為下班殿侍三班差使賜帛五十匹廖子

孟安州人趙瞻誌
基餘無可録者

是月廢横州永定縣入寧浦桂州修仁永寧兩縣入茘浦上以河漲北使道不通出圖示侍臣王安石曰滑州埽危急二口可且勿閉上乃遣王元規知滑州經制河事是月河溢澶州曹村此據正史河渠志附月末王元規何官當考十一月一日元規以三班借職論其父嵩功恐此别一人

九月乙酉翰林侍讀學士鄭獬提舉鴻慶宫以疾請也司馬光日記云鄭毅夫提舉鴻慶初介甫惡滕元發以毅夫為元發之黨毅夫自杭移青得疾一臂不能舉故

因而罷之

丙戌鄆州言州界有黄河決水入故道詔京東提舉常平司遣官相視深淺闊狹水所歸處具圖以聞　入内東頭供奉官鄧繼宣入内殿頭仝惟幾内侍省西頭供奉官任端並為走馬承受繼宣太原路惟幾麟府路端鄜延路入内西頭供奉官盧仲安減二年磨勘内侍省殿頭李詳緣邊同巡檢繼宣等自請試武藝故有是命

詔令後廣南東西路土丁槍手邕州峒丁荆湖南北

路土丁弩手夔州路義軍編寫成冊年終奏到樞密院常留三年外其三年已前即逐旋送付尚書兵部收管經久照會此據會要當刪去

知封州鄧中元請以廣南東路未置槍手州縣如廣惠等五郡皆置從之此據兵志四年事今附此

丁亥光禄寺丞崔公度為崇文院校書公度再除彰德軍節度推官充國子監直講辭不赴作一法百利論萬餘言論久任衆職之事以進召對擢光禄寺丞知陽武縣故事京官令初謁尹拜庭下公度上疏抗議謂京官

天子省侍官屬豈宜北面拜伏如見君之禮自是罷上嘉其節復召對命以館職林希野史云直講崔公度舊為琦所薦母服除安石不喜其來公度曲致誠意復召為直講乃上熙寧稽古一法百利論安石大喜引與握手解衣燕語即除光禄丞知陽武縣公度謁尹元絳絳方與府僚聚議俟畢即獨引閤中見之府吏告以故事見尹當廷參公度疑絳辱已託疾上馬而去絳驚使追問上藥以治之公度徑詣安石訴之安石使張琥留公度居監又使綰薦為御史乃召對上以新擢為邑必使往然絳實無意辱之而畏安石不敢問也既而又以為崇文校書編修令式代唐坰公度乃倡言京官廷謁尹事非宜下其事於編敕所引故事以為宜於是安石使檢正官建議從公度所請日夜造安石或踞廁以對公度亦不慚一日從安石後而執帶尾安石愕然公度笑曰相公帶有垢謹以袍拭去

之客皆見按今實録公度傳載公度本末甚美希云云當考

戊子齋於文徳殿

己丑薦享景靈宫齋於太廟

庚寅朝饗八室齋於文徳殿

辛夘大饗明堂以英宗配御宣徳門大赦天下本朝嘗任中書樞密院官及節度使勲臣之家後嗣無人食禄者量材録用無子孫者録有服弟姪

壬辰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知太平州張瓌降授左諫

議大夫坐舉官不當也瓌所薦士後雖不如初不肯以
令自首故再坐謫五月十二日十五日又坐責
甲午府州言知州西作坊使解州防禦使折繼祖卒种
諤之城𭣣城也繼祖為先鋒深入焚蕩族帳降部落八
百户得牛羊以千數及卒其子當襲州事而請授其兄
子克柔朝廷從之三子各遷一資二孫並為三班借職
乙未右龍武大將軍柳州團練使宗絳封吳國公
丙申知制誥直學士院陳襄知陳州襄既忤王安石嘗

草河北詔言水不潤下中書改之又明堂赦書有奉祠紫宫語犯俗嫌故出　知制誥陳繹直學士院

丁酉内外官並以明堂赦書加恩　中書奏淳化四年因張洎建議詔他日親王有恩命落府長史後有司失於推行親王猶帶府長史今請罷去從之　天章閣待制權發遣三司使薛向權三司使　太子中允檢正中書刑房公事李承之為太常丞以駮正法寺大辟四人及刑部失覆大辟一人特遷之　右武衛大将軍辰州

刺史世爽為西作坊使仍領刺史為河陽都監先是世爽經大宗正司乞補外官本司以新制但許袒免親抑而未奏世爽乃唐突自言詔特除之宗室緦麻親補外官自世爽始楚國公從信子也本傳云熙寧五年補外誤也

戊戌濰州防禦使向經為明州觀察使　工部郎中李大臨知汝州蘇頌知婺州大臨頌歸班踰年處之怡然不敢請外及是乃出守　通判滑州太常博士李常知鄂州仍復集賢校理　右正言直集賢院常秩兼直舍

人院秩固辭從之許秩辭乃十月庚申令并書　左僕射知汝州富弼許以西京養疾弼至汝州踰兩月固稱疾求歸詔聽之

已亥吏部侍郎知鄧州韓絳為觀文殿學士　翰林侍讀學士知頴州吕公著復兼寳文閣學士要録知審官東院韓贄為刑部侍郎羣牧使陳薦為刑部郎中　右諫議大夫史館修撰同判太常寺宋敏求為集賢院學士三年十二月十四日除史撰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遷要録王廣淵為工部郎中知潤州李及之為秘書監忠武節度副使祖無擇為秘書監分司西京　殿前

都虞候康州防禦使竇舜卿為邕州觀察使

庚子夏國主秉常遣使阿克尼威明科榮等入貢表乞綏州城願依舊約詔答曰昨覽邊臣所奏以夏國去秋自絶朝廷深入環慶路殺掠熟户侵逼城寨須至舉兵入討朕為人父母亟令班師無得窮武令國主遣使歸欵欲繼舊好休兵息民甚善所言綏州前已降詔更不令夏國交割塞門安遠二寨綏州更不給還令復何議止令鄜延路經略司定立綏德城界至外其餘及諸路並

依見今漢蕃住坐耕牧界至立封堠掘壕塹内外各認地分樵牧耕種貴彼此更無侵軼俟定界畢别進誓表迴頒誓詔恩賜如舊其表辭曰臣近承邊報傳及睿慈起勝殘去殺之心示繼好息民之意人神胥悦海宇歡呼仰戴誠深抃躍曷已恭惟皇上陛下深窮聖慮遠察邊情念兹執戟之勞恤彼交兵之苦豈謂一城之地頓傷累世之盟覬斥邊吏之云為乃是天心之惻隱况此綏州居族歲久悉懷戀土之思積憤情深終是爭心之

本遠施命令早為拔移得導嗣襲之封永奉凝嚴之德紓使枕戈之士翻成執耒之人頓肅疆埸重清烽堠顧惟幼嗣敢替先盟翹仰中宸願依舊約貢琛贄寶豈憚於踰沙向日傾心彌堅於述職僞學士景珣之辭也此據會要秉常差大使阿克尼威明科榮副使呂寧焦文貴詣闕進奉密記亦同舊紀書夏國主秉常遣使來貢新紀書夏人入貢

癸卯中書言天下選人俸既薄而又多寡不一恐不足以勸廉吏今欲月增縣令録事參軍俸錢至十五千米

麥四石司理司法司户參軍主簿縣尉防團軍事推官軍監判官錢十二千米麥三石每月通增俸錢一萬二千餘緡米麥二千八十餘石其三班使臣短使并押綱運並糜費不易欲令三司勘會開畫以聞從之先是選人廩給下者至請錢七千米麥兩石而已貧不足以自養則往往陷於茍賤不廉之地上閔之故更此法其後三班使臣卒不及增新舊紀並書此　詔賜濮王子通州防禦使宗隱芳林園宅一區仍計口計屋後宗博宗瑗宗蓋

亦如之

乙巳詔開封府界提點司畿縣保甲保置旗鼓以備教

閱武藝去年十二月乙丑初立保甲法令年八月二日又此月二十四日兵志第二卷四年始詔畿內保甲肄習武事歲農隙所隸官期日於要便鄉村都試騎步射並以射中親疎遠近為等騎射校其用馬有餘藝而願試者聽之第一等保明以聞引見於廷天子親閱試之命以官使第二等免當年春夫一月馬藁四十役錢二千本戶無可免或所免不及聽移免他戶而受其直第三等第四等視此有差即藝未精未閱試者聽或附甲單丁願就閱試者亦聽都副保正武藝雖不及等而能整齊保戶無擾勸誘丁壯習藝及等捕盜比他保最多或盜息比他保最少所隸官以聞其恩視第一等馬都副保正有闕選大保長充即以都副保正雖勸

誘丁壯習藝而輙強率妨務皆禁之吏因保甲事受財
歛掠加乞取監臨三等杖徒編管配隸告者次第賞之
命官犯者除名雖使之習武備而未
奏上也五年五月十日始議奏上　權京轉運使吳
幾復言南北兩京留府公事自來通判職官通管西京
留府則通判職官分治二司一府之中事不相關坐觀
成敗請如南北二京合為一司而依開封分左右聽治
諸縣若事當共行者亦令通簽役法初行庶藉衆官交
濟其務從之慶歷四年十月辛卯可考
丙午詔太平興國寺啓聖院萬壽觀恭謝

丁未幸慈孝寺集禧觀天清寺醴泉觀燕從官　先是詔建東西二府各四位東府第一位凡一百五十六間餘各一百五十三間東府命宰臣參知政事居之西府命樞密使副使居之府成上以是日臨幸丁未二十六日後十日十月丁巳賜宴于王安石位始遷也三司副使知雜御史以上皆預三年九月二十六日新舊紀並書作東西府以居執政

是月廢南儀州以岑溪縣隸藤州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二十七

宋 李燾 撰

神宗

熙寧四年冬十月壬子朔中書言選人每因恩赦例與放選以至奏補初仕之人年二十五以上試詩一首方許注官猶為無取其間有才能者須俟及年頗為淹滯中才以下亦未嘗試其所能使之釐務往往廢職及銓

曹合注官人例須試判三道因循積弊遂成虚文今欲應得替合守選人歲限二月八日以前流内銓投狀試斷案二道或律令大義五道或議三道差官同銓曹主判官撰式同考試第為三等申中書上等免選注官入優等者依判起例升資無出身者賜出身如試不中或不能就試者及三年與注官即不得入縣令司理司法其録事參軍司理司法仍自今更不試判亦不免選即歷任有舉京官職官縣令五人者與免試注官内得替

合叙官人亦許依得替人例収試奏補京朝官選人初出官罷試詩年二十以上許投乞試如所試依得放選等第即與差遣優等賜出身試不中或不能就試如年及三十者即與差遣其授官年已三十即更三年聽出官京朝官展三年監當如歷任於合用舉主外更有二人即免展年其今年以前奏授見年十五以上不能就試者依舊條京朝官依上條展年從之初審官院流内銓出官法試律及詩而奏補人多不能為之人為代作

至寫紙毬賣之試者用此得出官其弊頗多至是乃更此法新舊紀並書立選人及任子試出官法選舉志云至是更法上自取其優等擢賜進士用王沆之為太學官於是世禄冑子皆勉於學附見當考　是日頒募役法舊紀云壬子詔差役弊民其罷之使民出錢免役立直募人新紀云壬子罷差役法使民出錢募役今刪潤别如此書食貨志二年十二月條例司上言考衆所論獨其言使民出錢雇役者以為便合於先王使民出財以禄在官庶人之意應昔於鄉户差役者悉計産賦錢募民代役以所賦錢禄之願選官分行天下付以條目博盡衆懽奏可於是條論諸路曰衙前既用重難分數凡買撲酒税坊場等舊以酬衙前者並官自賣之以其錢同役錢給其廂鎮場務之類舊酬奬衙前不可令民買占者即用舊定分數為投明衙前酬奬凡衙前部水陸運舊或官以微物占分

數及領倉驛場務公使庫并送迎往來及治他事尚多擾者今當省使毋費及承符散從官等諸重役遠接送之類舊苦煩費償欠今當改法除弊使無困既減衙前妄費即重難益少投名人可省承符散從官之類舊占數多而不盡實役也今當省其額凡坊郭户及未成丁單丁女户寺觀品官之家有產業物力者舊無役今當使出錢以助募人應役凡此所為條目也皆委管勾官與監司州縣論定久之司農寺言昨降詔訪差役利害繼命輔臣制置條目付管勾官與監司州縣體度利害至今未報竊以方今州縣差役尤為民事之難而今之條約務在除去宿弊使民樂從然所寛優者村鄉朴惷不能自達之窮甿所裁取者乃仕宦并兼能致人語之豪户若經制一定即衙前縣吏又皆無以施誅求巧舞之姦故新法之行尤所不便逐司自降朝旨只是泛下州縣令人具所見官吏既不能盡知法意抑又惑於言者之多築室道謀難以成就欲自司農申明所降條約

牒諸司相度先自一兩州為始候其成就即令諸州軍倣視施行其成法實便百姓者獎之從之所寛優及所裁取等語見呂惠卿家傳然則此奏當在惠卿三年五月十七日判司農後九月一日丁憂前家傳云云附五月十七日於是提點府界公事趙子幾以用則奏上上下其法司農寺詔判寺鄧綰曾布等更議之綰布上言畿內鄉户計產業若家貲之貧富上户分甲乙五等中户上中下三等下户二等坊郭十等歲分夏秋隨等輸錢鄉户自四等坊郭自六等以下勿輸產業兩縣有者上等各隨縣中等併為一輸析居者隨所析若官户女户寺觀未成丁減半募三等以上稅户代役隨役重輕制祿祿有計日有計月有計事而給者開封縣户二萬二千六百有奇歲輸錢萬二千九百緡以萬二百為祿贏其二千七百以備凶荒欠格他縣倣此鄧綰舊傳云綰判司農首請行免役於府界一日而免衙前歸農者八百二十餘人已附注正月二十二日又言曰差役之

弊衙前最重役三歲一代代滿五年已復差每役費至千緡他役不減三二年一差費亦不下數百千吏得臨時高下強者終身茍免弱者頻年在公以鋤耰之人身在城市不得安生因成游惰失古使民不見異物而遷之意子弟雖欲興學外役所迫不免笞杖坐廢終身不肖子弟因緣妄費至於蕩析令輸錢之法極户十年輸緡錢二百五十其次八九十而已比昔減過半得免横費無笞責之憂且終身不事官府以趨南畝奏可然輸錢計等高下而户等著籍昔緣巧避失實又詔責郡縣坊郭三年鄉村五年農隙集衆稽其物産考其貧富察其詐偽為之升降用意高下者以違制論衙前主帑藏出納姦盜故多負債歲滿計所歷輕重酬以榷酤酒場使自售收其贏能者収或倍稱民被誅刻不能者失利不償所費爭訟日煩乃収酒場官自募人增直賣之取其價以給衙前議者又為役煩人衆則出錢重凡隽冗占苦科配賠償之類悉加裁禁倉驛場庫水陸運漕多

代以軍校吏之官罷任送迎者疲於道路乃官給路費免其身行使出錢輕而人易就募法三人相任衙前仍供抵擬弓手試武藝典吏試書計以三年或二年乃更為法備具揭示一月民無異辭著為令令下募者執役被差者歡呼散去開封一府罷衙前八百三十人畿縣放鄉役數千頒其法天下天下土俗不同役重輕不一民貧富不等縣大民庶而富輸錢少易募僻而貧輸多難招然大縣事衆役煩募直故多縣僻事簡役少募直亦寡以一州一縣之力供一州一縣之費以一路之力供一路之費諸路從所便為法開封府衙前免歸者八百三十人已具注五月二十二日本志係此段於二年十一月此後乃叙王安石乞獎梓路漕臣按獎梓路漕臣乃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條例司乞選官分行天下實録在二年四月二十一日於是遣八人者出使但實録不載本志所謂條目者六月七日條例司又乞下諸路轉運司各具利害即無選官分行等論當考本志所

載司農寺言管勾官與監司州縣至今未報不知是何月日實録九月七日條例司言未見有能條具本志者即是已報但不詳耳志稱未報當在六月七日以前然二年六月七日以前役事未屬司農寺按吕惠卿三年五月十七日同判司農役事自此乃屬司農七年二月一日惠卿再判司農趙子幾為府界提點在三年十二月八日則志稱子幾奏役法當在三年十二月八日後曾布同判司農在三年九月八日鄧綰判司農在四年正月二十二日志稱綰布同上言則其言必在四年正月二十二日後賣坊亦未見實月日當考實録載免役事殊無次序今因本紀於四年十二月二日書罷役法使民出錢募役即取本志所載條目等附見須更詳考曾布奏改助役為免役附見三年九月八日恐太早宜更詳之會要十月一日頒募役法諸户等第輸錢免其身役官以所輸錢立直募人充役輸錢輕重各隨州縣大小户口貧富土俗所宜謂以家業錢或田畆或税錢

之類計一歲募直及應用之數留準備錢不得過一分
立為歲額仍隨逐處均斂至第三或第四等不足聽斂
至第五等坊郭自隨逐處等第均定即貧乏而無可輸
者勿斂其户數多寡斂錢則例隨造簿增損不得溢額
其後天下上司農寺歲斂免役錢額月為緡錢一千三
百三十四萬三千六百有奇歲支九百二十五萬八千
五百有奇餘為寛剩三百八萬五千有奇按會要所載
募役法乃據紹聖常平免役令增入令文蓋以紹聖元
年四月二十六日至二年五月三日敕詳定
非熈寜四年十月初一日所頒也今不取

甲寅大燕集英殿

丙辰樞密院編修經武要略秘書丞館閣校勘王存著
作佐郎館閣校勘陳侗大理寺丞劉奉世前秀州崇德

縣令蘇液並檢詳樞密院諸房文字存兵房侗禮房戸房奉世吏房液權同兵房侗奉世仍改太子中允液改著作佐郎禮遇添給日直人從出謁之禁視中書檢正官帶館職及本院編修文字依舊餘差遣並罷既而存以母老辭改差秘書丞朱明之新舊紀並書置樞密院檢詳官

丁巳樞密都承旨李評言應諸國朝貢請别置一司總領取索諸處文字類聚為法式從之仍令管勾客省官置局

庚申召輔臣觀稻于後苑　司封郎中直集賢院張詵權發遣陝西路轉運使兼制置觧鹽召對上曰朕不識卿每閱章奏獨卿與蔡挺有所論請令人了然陛辭賜三品服且曰非晚當屬卿以事恐詵對非此日今附見明年二月三日張琥落職

祠部郎中權陝西轉運副使趙瞻知涇州同列欲更置漕事與瞻議不合故有是命既而瞻所議與事相應乃復以瞻為轉運副使此據范百禄墓誌范祖禹墓碑所稱同列未詳姓名當考漕事或是司馬光日記王恭事也當考日記云介甫秉政鳳翔府民獻策云陝州南有澗水西流入河若疏導

使深又鑿硤石使通穀水因道入河東流入穀水自穀入洛至鞏復會于河以通漕運可以免砥柱之險介甫以為然敕下京西轉運司差官相度京西差河南府戶曹王泰泰欲言不便則恐忤朝廷獲罪欲言便又恐為人笑乃申牒言今至穀水上流相度若疏引大河水得至澠縣境導之入穀水委實利便可行蓋出澠縣境則硤石大山屬陝西路故也陝西言不可行乃止御集四年十二月九日永興軍三白渠昨差大理寺丞侯可專切經制至今都不見可否次第宜令監司農寺契勘元差官施行此當并考利州路轉運判官屯田郎中鮮于侁權發遣轉運副使初詔諸路監司各定助役錢數轉運使李瑜欲定四十萬侁以為本路民貧二十萬足矣與瑜議不合各具利害奏上是侁

議因以為諸路率仍罷瑜而侁有是命本傳云即罷瑜蓋因范鎮墓銘按瑜尋入判三司都理欠憑由司其罷蓋不久五年五月七日丙戌王安石云云可考侍御史知雜事鄧綰言利路役錢歲用九萬六千六百餘緡而李瑜率三十三萬緡有奇均役本以裕民而瑜乃務聚斂積寛剩提點刑獄周約亦同簽書乞重絀以警諸路瑜及約皆坐責尋復之此據綰傳及舊史食貨志云上怒黜瑜約按五年五月七日王安石云云則兩人實嘗罷差遣但實録不書瑜尋入三司約為提刑如故至五年四月二十一日方降官令但云坐責庶不失實仍録志附注此食貨志云於是諸道役法各以書來上司農御史中丞鄧綰言免役之法所

以裕民而官吏奉行或不明朝廷役法本意往往多取寛剰役錢臣恐上澤不得究宣良法自此隳壊今利州路轉運使李瑜所為役法本路役錢正用九萬六千六百餘緡而瑜擅科錢二十三萬七千一百餘緡計剰錢十四萬四百緡皆率易措置不酌民情不量州郡貧富增損亡法今所奏書皆未便提刑周約亦同簽書請速擇人代之上怒黜瑜約告天下使明知法意按志云諸道各以役書來上司農御史中丞鄧綰言按綰時且為知雜事未為中丞本志誤也今改之志言李瑜所科役錢數又與范鎮墓銘不同姑存之綰又言司農寺法災傷第四等已下戸應納役錢而飢貧者委州縣聞于提舉司考實以免役剰錢内量數除之臣以謂王者賦役斂弛皆以為民豐穰則取饑饉則與為政

之實也借或下户役錢一千以分數各減一二百及二三百者減三五十亦不免赴官輸納豈有所濟當立為信令凡遇凶歉使諸路如蠲放税賦法不待奏稟歲小飢則免最下等户中飢則免以次下户免訖以聞示信於民如此則凶年有施舍之惠法令無動揺之變矣從之此據食貨志附䟽瑜約後恐自有月日姑著此俟考之

癸亥知制誥王益柔罷兼直學士院以草高麗國答詔非工也知制誥曽布兼直學士院司馬光日記云才元子容得外容勝之以

故事餞之和叔曾布皆不赴明日中書送舍人院吏於京府杖之曰何為擅用官錢餞外官中書熟狀董戩以明堂恩加光祿大夫食邑二千戶學士院奏董戩舊階特進食邑二千五百戶上以讓中書曰非學士院覺舉幾為外國笑其檢正官皆上簿堂吏皆責降由是諸檢正皆怨責勝之以不申堂而直奏罷直院

甲子詔陝西諸路熟戶蕃部及弓箭手自今委管勾蕃部使臣量力厚薄什伍為保許於逐路封樁錢內請借以助其急春散秋斂千錢出息二百其闕少器甲鞍馬之類無力置者準此毋限以數先是詔經略司相度利害至是樞密院著為法行之　樞密院言嶺南使臣身

歿瘴癘者舊録用其子孫近制裁賜銀而已請自内殿承制以下任嶺表滿歲遷官者遷官赴任減三年磨勘者到任一歲遷官替日先令指射優便差遣如此則人情樂行遠方不闗正官從之　御史蔡確言韓縝落分司差權判吏部流内銓縝性剽戾所至殘酷乞追改敕命不報尋命縝與同提舉諸司庫務沈起易任又令縝兼判流内銓兩易在此月戊辰兼判在已卯縝七月丙戌分司林希野史云縝分司不數月召判銓韋復最速王安石德其助王韶故也劉摯云云已附注彼　龍圖閣直學士韓贄

提舉仙源縣景靈宮太極觀從所乞也

乙丑檢正中書户房公事章惇言陝西路每歲支移税賦盖欲實儲於邊郡然臣體問所支移緣邊穀才十萬餘石草二十四萬束所省不過數萬緡而一路為之騷然若令乗賤廣糴當無事時使兵馬就食近裏州軍即緣邊軍儲自然充積請罷支移以寛一路民力詔判永興軍詹公亮詳所奏如實即速關轉運司罷支移

丁夘詔樞密院入内内侍省内侍都知押班并帶御器

械係外任差遣時暫到闕者除有旨及兼領在京司局並供職外每日起居退更不供職從閤門所請也會要載此事令附見閤門申請此據王安石五年七月二十一日日録李評為程昉故有此舉當考

詔內侍省內臣非禁中祗應及入內省人數寖多自今前後省內侍官至承制崇班內常侍許進一子與下班殿直三班差使內侍省東西頭供奉官殿頭許進一子與茶酒班殿侍高品高班黄門許進一子與下班殿侍諸班內品更不許進入內內侍省所管諸班內品每年通計進

五人入內供奉官以下至黃門願進外官者比內侍省第加一等推恩內臣諸司使副自今止許奏子充前班上語樞密院曰方今宦者數已多而隸前省者又不入內空絕人之世仁政所不取且獨不可用三班使臣以代其職事乎吳充對曰此曹盛衰前代或繫興亡聖朝固無玆慮然仁君重絕人繼嗣盛德之舉也　詔三司給絹七十萬賜陝西為常平糴本仍召人供抵當賒買於本路輸錢

戊辰中書言近制增廣太學益置生員除主判官外直講以十員為額每二員共講一經委中書選差或主判官奏舉其生員分三等以初入學生員為外舍不限員自外舍升內舍內舍升上舍上舍以百員內舍以二百員為限生員各治一經從所隷官講授主判官直講月考試優等舉業上中書學正學錄學諭於上舍人內逐經選二員如學行卓然尤異者委主判及直講保明中書考察取旨除官其有職事者受官訖仍舊管勾候直

講教授有闕次第選充其主判官直講職事生員並第增給食錢從之舊紀書詔太學養士無論選升降之法外舍升內舍內舍升上舍具為令新紀書立太學生內外上舍法司馬光日記云諸直講畫代去以舊國子監為內舍武成王廟為外舍錫慶院為上舍上舍生百員內舍倍之外舍無員凡入學者先就外舍每春秋考試合格者升之內舍內舍升之上舍上舍若有秀出者中書覆試除官且令在學遇直講或外州教授有闕則補之又以朝集院為錫慶院天聖凡院為朝集院按改錫慶朝集院附此月己卯

己巳江南西路提點刑獄陳倩轉運判官金君卿等言體量知洪州秘書監集賢殿修撰榮諲老病文書皆不

簽押詔從知舒州以右司郎中李師中知洪州仍令劾諲不職事狀以聞轉運使徐億考諲課上等候案到取旨會諲卒

庚午手詔近累降指揮陜西河東諸路止絶漢蕃民毋與西賊交市聞去冬今春出兵之際稍能斷絶自後無復禁止近方令廻使議立和市茍私販不絶必無成就之理及未通和間使賊有以窺測我意可申明指揮下逐路經略司　同修起居注曾孝寬言相度到諸班直

諸軍牧馬乞不下槽牧放許民出租請佃牧地及合立條約等利害詔馬自來年更不下槽牧放其五箇月合支草料令三司速計置內外班直諸軍馬舊以夏初出牧迄八月上槽凡軍士之有馬者利其草粟之餘與傔衣糧舉族護視之及其出也數馬一圉人出而未至牧與自牧而歸者常數日草粟無所給方其在牧晝縶之於棚而不得卧休夕就野而牧卒有震雷風逸不知所在有得之數十百里之外雨潦霜露之不時而感寒疾

往往而斃者十常三四被病而歸死槽櫪與納換者不在數圉人歲被榜罰者常以千數又牧地多占良田園又侵擾閭里棚井科率無寧歲公私苦之故命孝寬比較相度及詔下人以為便計租入以補草粟猶有羨也自内外班直至有羨據密院時政記又云百年積弊一朝而除者由上斷之不疑也今削去其後上論政事王安石曰牧馬每數年蕃息輒復遇災耗減虚充曰此以不下槽故無耗不然死者衆矣而論者以草地租不足以補上槽芻秣之費安石曰以草地給耕者

則所収穀非但官租而已昔人用兩石粟易一石秕以養鴈鶩重食故也今賦牧地與民耕以廣民食則芻秣雖稍損於公家不足惜充曰見租已可芻秣九分之費而未租之地尚多也此段因朱史盖日録云爾更詳之

壬申前武昌軍節度推官王安國為崇文院校書安國常非其兄安石所為為西京國子監教授溺於聲色安石在相位以書戒之曰宜放鄭聲安國復書曰安國亦願兄遠佞人也官滿至京師上以安石故召對謂安國

曰卿學問通古今漢文帝何如主也對曰三代以後賢主未有如文帝者上曰但惜其才不能立法更制爾對曰文帝自代來夜入未央宮定變故於呼吸俄頃之際諸將故武夫皆脅息待命恐無才者不及是然能用賈誼言待羣臣有節專務以德化民海内興於禮義幾致刑措使一時風俗耻言人過則文帝加有才一等矣上曰王猛佐苻堅以蕞爾國而令必行令朕以天下之大而不能使人何也對曰王猛睚眦之怨必報專教苻堅

以峻刑法殺人為事此必小臣刻薄有以誤陛下者顧專以堯舜三代為法理順而勢利則下豈有不從者乎又問安石秉政外論謂何對曰但恨聚斂太急知人不明耳上默然不悦安國初召對人以為必得經筵由是别無恩命久之乃得館職安國嘗力諫安石以天下汹汹不樂新法皆歸咎於兄恐為家禍安石不聽安國哭於影堂曰吾家滅門矣又嘗責曽布以誤惑丞相更變法令布曰足下人之子弟朝廷變法何預足下事安國

勃然怒曰丞相吾兄也丞相之父即吾父也丞相由汝之故殺身破家僇及先人發掘邱壟豈得不預我事邪此據安國本傳及司馬光記問刪修林希野史云富弼知河陽陳襄為屬縣弼甚禮之富自并門入相襄在京師迓富於中牟安石笑曰以道事人乃若是邪自是薄之及安石執政士夫伺從閤下諛佞百端安石喜之為賢隨其佞媚厚薄量授官職有日至而夜不出者有間日而至者有安石據廁而見之者平時故人以道義相期者由是漸疎小人譏曰此乃立異者安石果怒書至不省來亦不見其弟安國學業文章與安石相上下任氣強悍論事未嘗少屈安禮夸誕澆薄尤能卑辭以結雱安石於上前譽禮而毀國二人召對國不霑一命禮即日改命充校書章望之曾鞏孫侔三人者忘形之交其詩書相贊美天下皆傳之安石既相佞媚者日進而

三人者猶如平時以語言詆忤之書至不復視徑抵於地布見其兄書未發封者懷之而去望之將死為書諭安石且祈賙其後安石大笑曰羣兒妄為爾國從旁曰望之二字似其手迹昌少賙之安石不答左右目其僕使急去案希所云國不霑一命禮即日改命充校書此必誤國除校書乃四年十月壬申禮除校書在五年正月乙酉當是安國初對别無恩命久乃除校書司馬光所云蓋得其實非禮除校書在國先也姑附注此曾布匿其兄葬書及陳襄迎見富弼並當考講義曰安石之學尚不能同其弟況使天下同已乎雱以父之道光於仲尼安石以子之賢為崇政殿說書子聖其父父賢其子而謂他人皆為流俗宜哉

丙子命太常丞檢正中書刑房公事李承之察訪淮南兩浙路常平及農田水利差役事因便體量近降鹽法

發運監司及州縣施行次第有無未盡利害以聞究竟如何承之察訪會要在九月二十八日今從實録舊紀書丙子中書檢正官李承之察訪淮南兩浙路新紀不書

詔虞部郎中權發遣理久憑由司張宗道駕部郎中權發遣户部判官王休復屯田郎中三司勾當公事胡宗道並送審官東院以御史蔡確言其不材故也日録五年五月六日更詳之　樞密副使吴充言竊見在京及諸路州軍斷配軍民其中多為寒餧所迫冒犯刑辟竄伏他所或遇冬寒上道被創露肌膚得活者十無一二國家緣情

立法重輕具有常科茍元犯止於配流而必置之死地殆非聖朝好生欽卹庶獄之意欲乞自今雜犯配軍所坐不至巨蠹者每遇十一月後斷刺訖且留本處工役至二月即遞送所配州軍其已配未發遇恩降並依元斷如願便之配所者亦聽首獲逃軍當遞還本所者準此從之舊紀書詔罪人遇冬流配者至中春乃遣新紀因之

丁丑提舉諸司庫務勾當公事右賛善大夫呂嘉問權發遣戶部判官編修删定南郊式詳定庫務利害

戊寅手詔天下州軍上供兵器在仁宗時嘗有指揮上罷有司奉法不謹逮今時有至者又率皆苦惡枉費牙錢運致其令司農寺取索上供所在一切罷之

己卯侍御史知雜事鄧綰言國家治平百餘年雖有國子監粗容春秋釋奠齋庖之室其中不足以容一生員至於太學即未嘗營建止是假錫慶院西北隅廊屋數十間逼窄湫陋生員才滿三百人即無容足之地又官司未嘗葺治致使生員自相率斂以葺補傾漏因此限

其員數不令過三百欲乞賜錫慶院以為太學仍修武
成王廟以為右學上以擬三王四代膠庠序學東西左
右之制下則無後於漢唐生員學舍之盛詔將作監丞
宋靖國權發遣户部判官吕嘉問相度以聞後靖國等
言準詔改錫慶院為太學修武成廟為右學臣等今相
度取太學錫慶院朝集院殿前都虞候廨舍為上舍内
舍外舍講堂及掌事人齋舍自朝集院西廊以東通殿
前都虞候廨舍及天聖院為錫慶院朝集院從之以錫慶院

廣太學舊紀在十一月丁酉新紀因之今幷書

庚辰詔自今吏民犯杖以下情可矜者聽贖錢以充助役不當贖而贖者監司糾正之　詔瀘州合江進士鮮于之邵令本州給錢五十千乘驛赴闕委中書召問量材録用以侍御史知雜事鄧綰言之邵嘗進本州差役利害文字其陳利病皆可施行故也　樞密院請降宣下汴口踏逐來年開汴口處上批近差楊永釗周良孺同勾當汴口使臣踏逐就用舊處中書已施行此宣更

不須降仍自今責令都水監遵守祖宗以來汴口每歲隨河勢向背改易不常其處於春首發數州夫治之河陰同提舉催促輦運都官郎中應舜臣上言汴口得便利處可歲歲常用何必屢易公私勞費蓋汴口官吏欲歲興夫役以為己利耳今訾家口在孤柏嶺下最當河流之衝水必不至乏絶自今請常用之勿復更易或水小則為輔渠於下流以益之大則開諸斗門以泄之王安石善其議擢舜臣權發遣鹽鐵判官於是汴口即用

舊處應舜臣未詳何許人四年六月自河陰提舉催促輦運與提舉諸司庫務勾當公事賈刚並權發遣鹽鐵判官據司馬光日記云王安石善其議擢舜臣權三司判官即此事也詔汴口即用舊處此據御集在十月而空日今附月末五年五月十三日周良孺遷官可考

是月廢漢陽軍為漢陽縣漢川縣為鎮並隸鄂州省恩州清陽縣入清河又省慶州華池樂蟠二縣置合水縣

河溢衛州正供埽此據河渠志十月事